



近世文史微探

Jin Shi Wen Shi Wei Tan

梁华平◎著

紅樓文存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近世文史微探

Jin Shi Wen Shi Wei Tan

梁华平◎著

紅鴻文存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世文史微探/梁华平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216-07713-2

I. 近… II. 梁…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②文物—中国—文集

IV. ①K250.7-53②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9809号

出品人:袁定坤

责任编辑:余兆伟

封面设计:刘舒扬

责任校对:游润华

责任印制:谢清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454千字

版次:2013年10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216-07713-2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430070

印张:28.75

插页:2

印次: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48.00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若以百年为单位考察中国历史，公元 1840 年至 1949 年这段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当属中国社会最动荡的历史时段之一。中华民族几近危亡，中华儿女奋起抗争，自救自强，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凝结出许多伟大精神，“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我是伴着沉重和敬畏的心情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修习了中国近代史的必修和选修课程。那时，萌生了一点探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兴趣。1980 年我在王承仁恩师的指导下，撰写了《如何认识一八四三年拜上帝会创立前洪秀全的思想》一文，参加当年武汉大学组织的大学生论文竞赛，获得了二等奖（因是学生习作，故未设一等奖），这对我的鼓励是莫大的！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有幸被国家分配到湖北省博物馆工作，从此与文物博物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博物馆的主要功能是以文物为中心的收藏保护、陈列展示和学术研究，又有以人为中心的利用人类文化遗产为民服务的职能，因此，事务性的劳作是大量的，同时自己愧忝组织和同仁信任，长年肩负行政管理责任，加上自身有欠勤奋，所以总想多做点学问的心愿实现得并不好。这次结集出版的几十篇文章，是在工作之余的一点学习体会和工作心得。按内容分为：“近代史事探真”、“博物馆学心悟”、“首义文化风生”、“闲适漫步小纪”。

之所以结集出版，一是为了将几十年来断断续续写作发表而散落各处的文章拢成一块，便于同仁们相互交流切磋。二是觉得这部分文章可从一个侧面看到我省文博事业发展的点滴记忆，如中山舰打捞、辛亥首义文化的弘扬、辛亥革命的纪念以及辛亥革命文物和遗址的保护、展示等等，有一点资料价值。三是想抛砖引玉，推动一下本馆的学术研究工作。

书名用了《近世文史微探》几个字是想表达这样三层意思：（1）用宏观视野纵向看，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处的工业文明时代，可以概称为



“近世”。本书收入的文章有研究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历史的内容，又有反映现代文博、文化活动的內容，故取用了“近世”一词。（2）“文史”在这里主要指文物、文化、历史。（3）本结集的文章多从微观处入手，且其分量也很轻微，故名之曰“微探”。

以上文字，是我想写在结集出版之前的话。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书中或有不妥或谬误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13 年 7 月于武昌

目 录

序言 /1

近代史事探真

湘军鄂勇智字营考实 /3

太平天国的改革方案

——太平天国改革文献介读 /13

奕訢与近代政体变革

——（清）奕訢等：《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拟章程六条折》介读 /49

论盛宣怀早期创办湖北煤铁矿务夭折的主观原因 /60

励志会成立年月考

——兼订红叶馆送别会日期 /73

红楼的兴建与湖北咨议局 /83

陈夔龙倡议重修黄鹤楼 /92

论亡清的历史契机与武昌起义 /94

为王汉烈士画像记 /107

辛亥革命烈士刘静庵及其画像 /109

“爱我国矣志未酬 育我身矣恩未报”

——记秋瑾与她的母亲 /115

“秋瑾女侠遗容及就义图”照片在汉首次发现 /118

“曩者曾从宋黄游”

——记黄兴与吕大森 /120

刘复基与武昌首义 /125

武昌起义史略 /141



阳夏战争述论 /168

一块记录辛亥革命史实的木刻画版 /196

鄂军政府初期经费概探 /200

郭先知与武昌起义

——郭先知口述 梁华平记录整理 /218

湖北省辛亥革命史迹 /229

试论孙中山与武昌起义的关系 /232

简述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社会革新 /238

孙中山与福州 /253

1924年11月《广州民国日报》关于孙中山北上的报道 /257

宋庆龄史事新证两则 /264

孙中山铜像漫记 /270

现代史上三大事件的见证：中山舰 /272

“中山”舰整体打捞前期探摸工程竣工 /274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巍巍见证：“中山舰” /276

中山舰服役简史 /280

中山舰金口蒙难记 /288

中山舰的文物价值及其意义 /292

打捞修复展出中山舰总体规划建议草案 /298

“韵目代日”所代阴、阳历日辨析法 /305

博物馆学心悟

革命纪念馆的宏观工作方针和重点 /309

论革命纪念馆的微观工作重点 /353

论博物馆的本质 /360

略论博物馆价值及其开发 /367

简论博物馆“公众喜爱”理念 /374

荆楚民办博物馆概说 /382

博物馆，我的朋友

——一个博物馆馆长的心声 /389

首义文化风生

充分发挥文物优势 积极开展对外宣传 /393

海外同胞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观感录 /399

打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文化品牌述论 /404

谈谈辛亥武昌首义文化区建设规划的设想 /415

辛亥首义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探讨 /420

辛亥首义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再探讨 /423

辛亥武昌首义遗迹、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行性研究 /426

“孙中山、宋庆龄纪念地联席会”述略 /439

建设武昌历史文化名城 筹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 /443

闲适漫步小纪

阳台种菜记趣 /449

太乙洞游记 /452

后记 /454

近代史事探真



湘军鄂勇智字营考实^①

一、智字营的文物资料

湘军建制以营为单位。1852年冬曾国藩在长沙编练陆军3营，是其肇基。其基本兵将出自湖南，所谓“同乡之人易于合心”是也。以后随着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发展和湘军首领分别出任各省军政要职，湘军也将其他省份的部分兵勇编制为营，纳为部曲。湖北是太平军与湘军多次反复交锋的战场，1855年湘军统帅第二号人物胡林翼奉旨署理湖北巡抚后，将湖北兵勇以营为单位纳入湘军体制，智字营即是一例。这是鄂勇纳入湘军较早的一个事例。

在湖北鄂州市（太平天国时期名武昌县）西山古灵泉寺内，有一块由曾国藩幕僚武昌县王家璧撰写的记叙智字营营官余云龙（字汉卿）对抗太平军“战绩”的断残石碑。碑文尚清晰，系长篇叙事诗体裁，行草相兼字体，无标点，计645字，其中诗歌76句。查现已刊行的诸种书刊，均未收此碑文，兹标点录著如下：

武昌城小如弹丸，适当贼冲江之干。突起一队称武勇，汉卿余子何桓桓。忆昔粤贼横楚吴，百数十城无完区。艰难百练将才出，楚军实笈天下枢。江塔罗杨李彭蒋，主盟坛坫曾与胡。延揽将才为国用，奇才皆与凡人殊。汉卿初起百人耳，雕剿出没樊湖里。贼党呼之皮脸妖，来如电掣去云从。乙卯正月十八日，胡公援楚吾亦出。縋城入谒陶中丞，获见太守多云

① 本文原载王承仁主编《太平天国研究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笏。君时一队投多公，吾亦荐士帷幄中。岂知众寡势不敌，孤城碧血埋双忠。此后君仍事轻裘，倏如鹰隼之下击。时时献馘来大营，雄心自谓犹小敌。胡公识君材实骁，益众调屯白杨桥。游击贼援实向导，群贼饥困无能逃。光复论功受中赏，士气益励刀在腰。九江之□□□敌，李公杨公奖其□。□□□□皆相（湘）军，智□□□□焉立。师克在和□□□，□□□□众同休戚。胜□□□□□救，诚心所动皆□□。□劳成疾不敢□，□血呼军夺黄帜。湘军屡胜功垂成，三河败绩悲群英。败军回旆不可止；君适养疾留桐城。力疾大呼遮追者，鼓声不死余烬生。协揆①好贤如有容，群贤皆在大度中。急檄观察李十五②，横扼黄州集部伍。胡公葬母未逾时，协揆奏起来视师。更请天书下曾帅，会师歼贼东南维。养精练锐和师乘，战士腾蹕如熊黑。汉卿鼓勇若无疾，奉檄防边时驱驰。军势日盛乃请退，慰留不得因许之。胡公深语入肺腑，用人之力恤其私。人以礼退恩有加，将士观感皆叹嗟。咸愿尽力以图报，身受应更忘身家。归来谒母母犹健，侍母努力加餐饭。二品鸾书天上来，男儿已遂荣亲愿。何以报国报知己，挥刀再出奇功建。长歌奉赠余汉卿参戎。时参戎方乞假家居，历纪其战绩。如此南土未平，正国士枕戈之日。愿母久愈衡弟也。咸丰九年嘉平月十四日，同里弟王家璧稿并跋。己未同根臣③作改岁而汉卿不起矣。书此附列怀忠祠中，为抚然者参日。庚申冬家璧又记。大冶周天泽刻石④。

这块碑文对智字营渠魁余云龙与太平军为敌的反动的一生，对智字营的来龙去脉，虽然仅提供了简略的线索，但还是比较系统和完整，对于研究湖北的地主、官绅是如何由与太平军顽抗发展到与湘军联合，并成为湘军的组成部分，以及它在湘军中所处的地位，仍是有一定的价值。本文拟以这块碑文提供

① 协揆，指湖广总督官文。

② 李十五，指湘军统领李续宜。

③ 根臣，即柯根臣，湖北武昌县人，孝廉出身，王家璧密友。时在武昌、大冶等县筹设捐局，为湘军筹饷。

④ 为便于使用，我们称此碑为余云龙纪功碑。

的内容为线索，结合有关的资料，对智字营的缘起、纳入湘军的过程、对抗太平军的事实及其在湘军中的地位，作粗浅的考述，提供给研究湘军史和湖北地方史的学者参考。

二、智字营的缘起和建营前的活动

智字营是由湖北武昌县的小地主余云龙组织乡勇发展而来的。

余云龙（？—1860），字汉卿，一字汉溪，武昌县神山乡人，有文化。家有老母幼子，还有一弟名炳章；“田数顷”。以后追随湘军首领、湖北巡抚胡林翼，“历荷恩给薪粮”，家资渐富。^①

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首克湖北省垣武昌后，旋于1月20日占领武昌县。余云龙遂在闾里纠集乡勇，组成了一支“百数十人”的队伍抗拒太平军。他们在樊口、梁子湖一带，利用熟悉地理的条件，伏击太平军。太平军呼之为“皮脸妖”。1854年6月太平军西征军二克武昌后，余云龙带着他的队伍，到武昌投靠新任武昌府知府多山。多山令其驻扎小龟山，参与围攻武昌城。同年10月，武昌在湘军水陆夹击的攻势下失守。翌年4月，西征军第三次攻克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和湖北按察使、武昌知府多山双双自杀身亡。余云龙失去了靠山，乃重操“旧业”，领着他的乡勇在大冶、武昌、咸宁和蒲圻一带的崇山峻岭中，与太平军周旋。余云龙野蛮凶悍，经常出其不意地伏击西征军的零星部队，并将太平军的首级献到湘军大营，以领取赏需供给他的勇众。^②同年，在乡团的配合下，余云龙率部在梁子湖滨的金牛镇击退了太平天国丞相万某所率的一支部队。^③至此，余云龙能杀太平军的恶名在湖北崇阳、通城、蒲圻、咸宁、江陵、黄州、武昌、大冶等县广为流布。武昌县令林之华遂将余部收为乡团，余云龙任把总。1856年1月24日，太平天国监军陈某率军400至

① 皮明庥等编《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曾国藩幕僚鄂城王家璧文稿辑录》（以下简称《辑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页。

② 见《辑录》，第181页。

③ 见《辑录》，第78页。



500人，由长江经樊口进入梁子湖，到金牛镇筹集军粮。胡林翼令武昌县令林之华、把总余云龙率乡团抗御。1月27日，余云龙与地主团董举人黄守谦等会攻，太平军败退。^①同年春，余云龙率乡团在华容袭击太平军，将斩获的太平军首级献于湘军大营，乞讨奖赏。为多获赏赐，其部众竟将蓄发小贩人等，砍杀报功，旋被人告发到正在围攻武昌城的湘军统领罗泽南那里。罗氏很是恼怒，即派人缉捕云龙部属，“云龙不敢出头”。^②时当湘军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蒋益澧诸军围攻省城武昌。城内西征军粮草日蹙。太平军守将韦俊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出城，于水陆两路截运湘军粮草。水路以樊口为据点，设卡截税；陆路以华容至青山、白杨桥、塘角为要道，输送粮食。西征军声东击西，大批粮草源源不断地运进城内。有了粮食，人心大定，西征军将士守城益坚。几路湘军主力屡攻坚城不下，损兵折将惨重。4月6日，罗泽南在武昌城下被太平军击中左额，其军几覆，旋于4月12日伤裂而死。胡林翼等自知强攻不济，遂决定加强对武昌粮道的拦截。值此用人之时经武昌县官绅王家璧和武昌县令林之华的保举，胡林翼决定招用余云龙，遂令余云龙将其部众扩充至300人，前往青山、白杨桥一带十余公里的范围内镇守巡逻，堵切西征军粮道。因余云龙素有恶名，揭其短者时有发生，军心不固。鉴于此，湘军水师将领湖北提督杨载福特乘舢板巡视余部，为余撑腰打气，以笼络余心，为湘军卖力。

同年6月上旬，太平天国检点古隆贤率军万余众自九江驰援武昌，计划与武昌守军前后夹击敌人。援军因遭敌水师顺流下攻，遂绕道进至豹子澚一线。胡林翼于6月14日派蒋益澄、李续焘、余云龙等率军数千前往抵抗，另有杨载福所率水师登岸助战。双方自6月中旬至7月初，自西向东先后在官山、八角岭、豹子澚、葛店、樊口一线接仗，进行激烈搏斗。湘军水陆夹攻，太平军援军因数百里驰援，饥困无济，接连失利。在7月3日的葛店战役中，太平军援军古隆贤部指挥郑添得阵亡，将军罗文元被俘。7月5日，古隆贤与湘军大战于樊口，因众寡不敌，战败撤走，被迫退出武昌县。武昌县是余云龙的巢

^① 见（清）汪士铎著，皮明麻、田原标点：《胡文忠公抚鄂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以下简称《抚鄂记》），第29页，《胡林翼奏议》卷六《水陆攻剿获胜仗疏》附片。

^② 《辑录》，第79页。

穴，他于人情、地理皆熟，此次阻截太平军援军，其部充做向导，立了“大功”。《余云龙纪功碑》碑文中所谓“游击贼援实向导，群贼饥困无能逃”即指此役。^①湘军进占武昌县后，余云龙继而引导湘军在梁子湖中搜捕太平军余部。

胡林翼对于余云龙肯为湘军卖命，便逐渐对他发生兴趣，此后同余的联系较多，并不时向其灌输对抗太平军的游击战法。8月14日，胡林翼谕余云龙曰：“游击之法最为得手，如果该员实力奉行，自应记功。特地方即宽，全在用心用意，辅以计谋，加以诚实尔。”^②同年12月19日西征军被迫弃守武昌省城后，余云龙受到了奖赏，胡林翼令余云龙“集五百人”正式“改其营曰智字营，随李忠武续宾军攻九江。”^③

三、余云龙投效湘军统帅胡林翼探微

余云龙投效湘军统帅胡林翼曾先后经过武昌县令林之华和武昌县籍官绅王家璧的推荐保举。早在1856年2月10日以前，林之华就曾向胡林翼保举过余云龙等人。2月10日，胡林翼就林保余事答复说：“天下武功之不实，将卒之不勇，由于赏罚不明。夫文官原可兼武，然非实在打仗者；不可冒战功而夺武夫之名。武官未必尽能战，战亦未必不虚报，然不能凿空而报级。前者余把总所禀有首级可验，且访问尚确；至该令所叙某等，岂尔佐贰幕僚汛弁皆善战耶？在该令情切同情，固无足怪，而某等协筹军饷劳亦可称，然战事究不容饰说也。人不可存螻蛄、朝菌之见。保举不必急求，坚以自恃可耳。”^④胡林翼认为余云龙等人曾有饰说战事之嫌，婉言拒绝了林的保举，并劝谕林令“保举不必急求”，要求余等“坚以自恃耳”。

同年5月12日，王家璧在《上举主胡中丞》书中极力推荐保举余云龙。

① 参见《辑录》，第81—82页。

② 《抚鄂记》，第52页。

③ 《辑录》，第181页。

④ 《抚鄂记》，第30页。



他罗列余的战绩，夸奖余有过人的才智，继而进言目下湘军围攻省城武昌，正派得上用场。同时还为余部滥斩小贩，“杀良报功”的行为开脱，请求胡“逾格保全此人”，“责令戴罪图功”，还具体要求“保以守备銜”。^①当时，湘军围攻武昌城正急，而西征军则一面固守坚城，一面派出部队四出运粮，坚守待援。胡林翼欲断武昌守军粮道，却苦于兵力不济。加之曾国藩在江西被围，多次向武昌催调援兵，胡不得不“分军四千，以刘腾鸿、刘连捷将之，曾国华总其事，赴援江西。”^②因此武昌兵力更不敷战用。在这种战局下，胡乃决定招用余部。遂令余“集三百人守白杨桥，断贼接济。”^③虽招为己用，但没有“保以守备銜”，也没有将其编营，纳入湘军体制。直到同年12月底，湘军攻占武昌后，通过半年多的历练、试用，胡林翼才正式为其建营，纳为湘军部曲。

从余云龙率部投效湘军的过程看，湘军选将十分慎重，其注重诚朴无华、有操守具才智的标准，并非空论。

另外，我们从王家璧推荐保举余云龙的上书中发现：余云龙率部投效胡林翼，除了不言而喻的政治原因，即抗拒太平军以获取功名，光宗耀祖外（《余云龙纪功碑》中云：“二品鸾书天上来，男儿已遂荣亲愿”），还有一个经济原因，即当时若不投靠胡林翼以取得可靠的经济保障，他这支“百数十人”的乡勇队伍，就会挨饿，就会带不下去，这是余云龙和当地官绅所极不情愿的。王家璧在上书中代余向胡林翼诉苦说：“惟此众不时得食，除领得大营赏项外，或时就林令乞粮，或求本地绅士捐助，大都饥时为多”。紧接着请求胡林翼“可否给以札谕，令暂于梁湖货船查照清单，每货价值钱一千文者，酌取厘金四文以养此众”。^④

是时，余部已有武昌县乡团名份，余是把总，所以才可以不时向林令“乞粮”。由此看来，当时湖北的地方官绅有钱粮供给湘军，却无钱粮保障乡

① 《辑录》，第77—80页。

② 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11月第1版，第35—36页。

③ 《辑录》，第181页。

④ 《辑录》第79页。

团的供给。

四、建营后的主要活动

智字营建营后，便一直跟随湘军主力进行对抗太平军的战事。下面是1856年12月智字营建营后，至1859年春余云龙“谢病归”止，两年多时间的主要活动。

1856年12月湘军攻占武昌后，胡林翼令余云龙将其部扩充至500人（按：湘军编制，每营定额为500人，另召长夫百数十人作为杂役），正式建营，营名曰“智字营”，亦称“武营”。^①并令其率营“随李忠武续宾军攻九江”。鄂勇出省对抗太平军由此始。1857年1月4日，湘军水陆大军进逼九江。“水陆各军集于九江者，南岸有迪庵方伯所领八千人，中路有厚庵军门水师七千七百人，北岸小池口有马队并鲍超所领四千人。驻兴国境策应者，则邢守所领四千人”，合计兵力二万三千七百余人。^②1月8日，湘军开始环攻，大战六昼夜败退。3月，李续宾开始督挖长壕。长壕自官牌峡起，至东边白水湖尾止，全长30余里，共6道，每道深2丈，宽3丈5尺，计划6月筑成，三面合围。企图截断太平军接济，以破九江城。3月上、中旬太平军守将林启荣多次派大军主动出战，打击湘军。双方鏖战激烈。敌守备陈德华等将领被太平军斩杀。

同年4月底，太平军陈玉成等率大军3万余众自安徽桐城县西攻鄂东，很快分途进占鄂东黄梅、广济、蕲州、罗田、蕲水等地，计划“梗截江北大军之后，兼以阻遏援皖之师”。湘军“防不胜防”。^③胡林翼慌忙调兵遣将，堵截太平军西进。余云龙智字营和兴国李景湖福营、金殿安宝营奉命渡江开往蕲州和罗田。是时，太平军已在罗田、蕲州、蕲水等县筑垒十余处，以蕲州张家塆为中心据点。5月11日，智、福、宝三营从蕲州青石岭大路，卢又熊率罗

① 见《抚鄂记》，第90页。

② 《辑录》，第115页。

③ 《抚鄂记》，第90页。